

震撼心灵书系

天使不哭

主编 高连营
李全凤

不懂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
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
相信爱一天
抵过永远

离愁能有多痛
痛有多浓
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
心碎了才懂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天使不哭

——震撼心灵书系

主 高连营
编 李金凤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震撼心灵书系/高连营、李金凤主编. 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2006.5

ISBN 7-204-08332-6

I.震… II.①高…②李… III.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50911 号

震撼心灵书系

高连营、李金凤 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)

邮编:010010 电话:0471-4971975

发行电话:010-87713181

三河市燕春印务有限公司

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40

字数:3500 千字 印数:1-5000

ISBN 7-204-08332-6/I·1753

(全 20 册)总定价:596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·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

前 言

本套书是专为学生和青少年精心编写的阅读材料，做为震撼心灵系列，文章语言精辟，哲理颇多，能让读者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，加深理解和体验，有所感悟和思考。逐步培养读者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，提高作文及对事物理解能力，是一套适应于个性时代青少年较为理想的读物。





一个幸运的贼

一个幸运的贼	3
玉兰花的记忆	6
脆弱 的爱	7
没有儿女的母亲梦	8
城市屋檐下	10
最后一枝康乃馨	12
停止损失点	14
回 报	16
较 量	16
爸,我恨错了您	19
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	23
有温度的梦想	25
飞舞在生命里的蝴蝶标本	27
白围巾 红围巾	31
为你摘过三十九罐星	33
青春的高跟鞋	38
没有尽头的时光	39
我最幸福	43
守望 夏天	45
我生命的桥梁	49
我和父亲的战争	52
哑 巴	55
野鼠的葬礼	59
为你栽下一棵菩提树	61
我的 五 样	64
一张丢失的扑克牌	68
拥抱青藏线	70
生命能够承受多重	75



幸福是用胡萝卜雕刻出的花朵·····	77
“候补”也疯狂·····	82
家庭幸福预报·····	87
一个城市没有傻瓜多孤独·····	90
蓝色的梦·····	92
点到为止的爱情·····	99
彼岸契约·····	103
一个让人内疚的日子·····	108
美丽的谎言·····	112
向 往·····	114
可爱的单纯·····	129
捉住生命的太阳·····	130
角落里的阳光·····	132
难得“撞衫”·····	134
让规则看守世界·····	136
白 吃·····	138
巴菲特:越成功,越简单·····	139
钢琴上的黑白左右手·····	152
漫画与幽默·····	153
永不放弃你的希望·····	156
绿色休闲·····	158
像她一样姿态从容·····	160
十二月花开·····	162
记忆中的光和雾·····	165
它们是你人生中的黄金岁月吗·····	166
让我在鲜美的时候遇上你·····	169
十万个姓名·····	170
高处无雨·····	173
父亲的金婚·····	174
爱 恨·····	177
泪的重量·····	178



我是星探,我是你的转折	183
穷学生,富学生	188
春树流苏	193
身体健康十个一	195
懂得藏私,才够专业	196
碎语捡鳞	198
姜馨田:她的微笑有种大气的美	201
清 晨	207
求职心法	208
皮肯岛上的鸭脚	211
乡村诊所	213



一个幸运的贼

他们坐在巴比佐恩一家旅馆的餐厅里。

“我告诉你，你也不会相信的。”

“哎呀，你讲你的呗。”

“好，讲就讲，但是我得首先声明，我所讲的，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绝对真实的，尽管听上去好像不可能。”于是老画家便讲起了他的故事：

“那天晚上，我们三个人在索里尔家聚餐，最后都喝得有几分清意了，我们这三个年轻的狂徒是：我，索里尔（可怜他现在已经死了）和海景画家普瓦特文，他也不在人世了。

“我们四肢伸展着躺在紧挨画室的一间小屋的地板上，我们三人中唯有普瓦特文头脑还比较清醒点儿，索里尔总是那么疯疯癫癫的，他把双脚搭在一把椅子上，仰面朝天地躺着，讨论什么战争和皇帝的服装之类的事情，说着说着他突然一跃而起，拉开他收藏着一套轻骑兵制服的大抽屉，将制服穿在身上，然后他又拿出一套掷弹兵的制服让普瓦特文穿上，普瓦特文说什么也不肯穿，于是我们俩硬给他套上了，衣服太大，几乎把他包起来。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甲冑骑上，待一切都准备停当以后，索里尔开始操练我们，他大声地说：既然我们都当了军人，就让我们喝个像军人的样子。

“我们拿出大碗，再次开宴。我们拉开嗓门高唱起旧日的军歌。尽管普瓦特文这时已喝得酩酊大醉，我还是突然地举起一只手说：‘静一静，我敢保证我听见了画室里有人走动的声音。’

‘有贼！’索里尔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说，‘运气来了！’他开始唱起马赛进行曲：‘拿起武器，公民们！’

“然后他从墙上摘下几件武器，按照我们的制服装备起来。我得到的是一把火枪和一把长剑，普瓦特文拿着一支上着刺刀的长枪，索里尔没有找到称心的武器，抓起一把手枪插到皮带上，他手里握着一把大板斧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画室的门。当我们走到画室中央的时候，索里尔说：

‘我是将军，你（指我），甲冑骑士，负责切断敌人的退路。你（指普瓦特文），掷弹兵，作我的护卫。’

“我执行命令断后，这时我突然听见一种可怕的声音，我端着蜡烛想去看个究竟，只见普瓦特文用刺刀向那个地方乱刺，索里尔也用斧子狂砍一通，当弄明白是搞错了以后，‘将军’下达了命令：‘要慎重点儿！’

“我们查看了画室的每一个角落，足足查了有20分钟也没有找到任何可置怀疑的东西，后来普瓦特文认为应该检查一下碗橱。由于碗橱很深，里面很暗，我端着蜡烛过去查看，可把我吓坏了，一个人，一个活人站在里面往外看我，我马上镇定下来，忽的一下子就把柜门锁上了。然后我们退后几步商量对策。

“我们各有各的想法：索里尔想用烟把贼呛出来；普瓦特文想用饥饿制服那个家伙；我的主意是想用炸药炸死那个贼。最后我们还是采纳了普瓦特文的意见。我们把酒和烟拿到画室来。普瓦特文警惕地背着枪，我们三人坐在碗橱前，为俘虏的健康开怀畅饮。我们又饮了很长一段时间酒以后，索里尔建议把俘虏押出来瞧一瞧。

“‘对！’我大声地附和着说。我们抓起武器，一起朝碗橱疯狂地冲去，索里尔端着没有上子弹的手枪冲在前面，普瓦特文和我像疯子似的叫嚷着跟在后面。打开柜门后把俘虏押了出来。他是个形容憔悴、白发苍苍的老头，身上穿着破烂衣服。我们捆上他的手脚，将他放在椅子上，他没有吭声。

“‘我们审讯这个恶棍。’索里尔厉声说。我也认为应该审讯这个家伙，普瓦特文被任命为辩护人，我被任命为执行人。最后俘虏被判处死刑。

“‘现在就枪毙他！’索里尔说，‘不过，不能让他不作忏悔就死

啊，’他又有所顾虑地加了一句，‘我们去给他请一个神父来。’

“我没有同意，因为深夜不便去打扰神职人员，他建议我代为行使神父的职权，并立刻命令俘虏向我忏悔罪过。老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，他不知道我们是哪种类型的暴徒，他开口讲话了，声音空洞沙哑：

‘你们要杀死我吗？’

“索里尔逼他跪下，由于心虚，他没有给俘虏施洗礼，只往他头上倒了一杯兰姆酒，然后说：‘坦白你的罪过吧，不要把它带到另一个世界去。’

“‘救命啊！救命！’那老头在地板打滚拼命地嚎叫，怕他吵醒邻居，我们塞住了他的嘴。

“‘来，我们把他结果了吧，’索里尔不耐烦地说。他用手枪对准老头勾动了扳机，我也勾了扳机，可惜我们俩的枪没有子弹，只听枪空响了两下，在一旁看着的普瓦特文说：‘我们真有权力杀死这个人吗？’

‘我们不是已经判处他死刑了吗？’索里尔说。

‘那倒是，不过我们没有权力枪毙一个公民，我们还是把他送到警察局去吧。’

“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，由于那个老家伙不能走路，我们把他绑到一块木板上，我和普瓦特文抬着他，索里尔在后担任警戒。我们把他抬到了警察局，局长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爱搞恶作剧，他认为我们闹得有点儿太过分，笑着不让我们把在押犯抬进去。索里尔非要往里抬，局长沉下脸来，说我们不要再发傻了，赶快回家去清醒一下头脑。无奈我们只好把他再抬回索里尔的家。

‘我们拿他怎么办呢？’我问道。

‘这个可怜的家伙一定很累了！’普瓦特文怜悯地说。

“他看上去已经半死了，我也不禁来了怜悯之心，我把他嘴里塞的东西掏了出来。

‘喂，我说你感觉怎么样啊？’我问他。

‘哎呀，我实在受不了。’他呻吟着说。

“这时索里尔的心也软了下来，给他松了绑，开始像对一个久

别的老朋友一样款待起来。我们马上斟满了几碗酒，递给我们的俘虏一碗，他连让都没让，端起碗一饮而尽。我们几人觥筹交错痛饮起来。那老人真是海量，比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还能喝。当天蒙蒙亮时，他站起来心平气和地说：‘我得告辞了。’

“我们再三挽留，但他坚持不依，我们怀着惋惜的心情送他至门口，索里尔高举着蜡烛说：‘你的晚年可要当心啊！’”

玉兰花的记忆

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，每当院子里的玉兰花散放出清远的香味时，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邻人，专程前来要花。

玉兰花树约有两层半的楼房高。自我有记忆起，便有花香。父亲总是起个大早，趁花含苞时便给摘下。他把较细的竹竿末端削成剪刀口状，以辅助摘花，有时亲自爬上树去摘，身手矫健。然后再把摘下的花，分别装在小袋子里，置于冰箱保鲜，一有邻人闻香驻足，便可以方便相赠。

当然，父亲一定会留下用手可以够得到的范围，让前来感染香气的邻居，也可以得到在绿阴中寻一抹清幽的乐趣。

念小学时，家人总要在我的书包里放些玉兰花，用手帕包好，以免损及象牙白的花瓣。然后再三叮咛，送给老师和同学。有时自己懒惰贪玩，便忘了，经常是老师提醒：“我又闻到花香哦。”我才猛然记起。

常常在送给老师后，玉兰花就所剩无几了，所以当同学向我要时，就显窘促，只好从亲近的同学开始送；一些偶有口角的，就给省下来了。现在想起来，真自觉小家子气。

那时一直不明白，何以小小的花朵，竟有如此大的魅力？因为

我总是喜欢花的姿态,远远胜过它的香气。直到渐渐长大,才稍稍明了这是一种喜悦心情。二十几年前,物资并不丰富,用香水的人当然不多。能在夏日清早感染一身香气,并持续整天,的确令人喜悦。在要花的过程中,即使不认识的人也能透过花间说家常,增进情谊,真是情趣无限。

而父亲赶早摘花,想到会有许多人喜欢他种的花,并盘算着不知今天的花够不够时,这份可以与人分享的心情,更是令人欣慰吧。尤其某个有晨曦的夏天清早,当我看见父亲摘下一朵沾露的玉兰花,小心翼翼地插在母亲的耳际,顺手理理母亲的头发时,我被这般美丽的父母美丽感动。

我恍然大悟。原来,母亲身上的花影飘香,皆是父亲每天亲手插上去的。对父亲而言,这也许是极自然不过的一个举止,但跃入我眼里,却是温柔万分。我很难明确地描述出这份感动,不过可以肯定的是,这种感觉真的很好。

玉兰花我有很特别的记忆。我曾在它的枝干上,每年刻画一痕,以志成长;也和姐姐爬坐上树枝,吃着西瓜,享受风的摇摆。但这都只不过是父亲无形中带给我的—些生活上的启示。

脆弱的爱

我坐在公园一角留意这对恋爱中的年轻男女很久,觉得青春真是无敌。

我知道留住青春是痴心妄想。一个有财有势的孤独年迈者,在风烛残年会有什么愿望。我在一刹那的念头指使下,决定改变这对年轻人的一生。

一个月后,女孩从报纸的招聘广告中顺利地进入了我的公司

工作,职位是会计部助理,职位比她的能力高,薪金更是非常可观;而男孩则在我另一家分公司做库管员。

工作环境的不同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,女孩越来越融入功利社会,一身名牌装扮,排除异己力争高位的激进做法,引来了脚踏实地、安分守己的男孩自卑又自尊的批评。

“他骂我爱慕虚荣!”在高级餐厅里,女孩向我诉苦,“我还没说他不思长进没出息呢!”

这是我意料中的后果,飞上枝头变凤凰的她,终于嫌弃了青梅竹马的情郎,想飞离他身边,打算另觅避风港了,但这并不是我要的最后结局。

在分手的僵持中,我使计让一贫如洗的男孩发了一笔横财。有了钱,女孩收敛了轻狂之心,重拾旧日温柔媚态,决定嫁给这个贵公子。如此的大团圆结局,也非我所愿。

爱情之脆弱往往出乎人的意料,而莉莉就是我送给他俩最后的考验。莉莉只要装出一副纯真无邪的神情,就足以让男孩自陷情网,难以自拔。很快,他便不理女孩的哀求,坚决抛弃了她。

名利使一对有情人成为陌路者,再没有比这个游戏更好玩的了。既然已是剧终,我按下了残忍的休止符。

公司裁员,男孩首当其冲,梦想的家园只是如梦幻泡影。一场股跌,男孩全部财产化为乌有。一对年轻人已不再青春,不再无敌。我仍然在地球的某一角落静坐沉思,谁让人间的爱情这样脆弱?

没有儿女的母亲梦

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个独立而敢于冒险的作家。但我想,终归我还是会嫁为人妻,生儿育女。当我伏案写作的时候,有可爱的

小宝宝在身旁安详地打盹；等他们成了意气风发的青春少年，就送他们去欧洲留学深造；成家立业之后，再回来度假，让孙辈们来延续这温馨的梦想。

大学毕业后，许多朋友都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而我，仍是满世界地跑。后来我到曼哈顿落了脚，如愿以偿地开始在杂志社工作，但一直没有遇到能和我结婚的意中人，当母亲的愿望迟迟实现不了。

30岁那年，在一家商店的橱窗里，我看到了一件雪白的纯棉婴儿装，镶着好看的小花边。我买了下来，把它收藏在一个淡紫色的礼品盒里。我想，等我有女儿，再拿出来给她穿。连女儿的名字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叫帕丝丽，这是我外祖母的名字。我和表兄妹们都很爱外祖母，当我得知表兄吉姆给他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帕丝丽的时候，没有介意他女儿捷足先登，等我有女儿，照样给她取这个名字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间我就已快40岁了。那时“生物钟”这个词开始在电视杂志上流行起来。我并没有恐慌，我想我还有机会去邂逅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，然后与他结婚，生个可爱的小宝宝。或者，更现实一点吧，做个继母也行。我甚至还想到了收养一个孩子，我剪下不少有关收养小孩的文章，还买这方面的书来看。

我有个朋友，她是单亲妈妈。一天她要去出差，一股莫名的冲动一下子涌了上来，“让莎拉呆在我那儿，行吗？”我问。就这样，8岁的小莎拉带着她的背包和玩具熊到了我住的地方。我为她准备了丰盛的晚餐，在阳台上，我们一边吃东西一边欣赏哈得孙河上的航船和夜景。之后，我把她抱到床上，帮她裹好被子，拥抱着她道晚安的时候，我说：“需要什么就叫我。”莎拉点点头，嘴巴凑到我耳边轻声说：“我妈妈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是我的妈妈，好吗？”我高兴地笑了……

一个月后我也出差，返程要坐6个小时的飞机，我打算看看书，再打个盹，好打发时间。坐到自己座位上的时候，我发现旁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，小宝宝一个劲儿地在她怀里扭来扭去，不肯安静下来。遇上这样的事，通常我会戴上我的MP3耳机，只管听我的

音乐。可就在扣安全带的一刹那，我感觉到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慢慢地软了。“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”我问。年轻妈妈如释重负地让我抱过孩子。我抱着小宝宝，逗她，哄她。不一会儿，小宝宝依偎在我怀里睡着了。我感受到了她的体温，那安详的呼吸与我的呼吸交织在一起。在这美妙的时刻，我融化在温柔的母爱中。

有一天，我很意外地收到一封信，贴着彩色外国邮票。信上说：“我现在日本教书，回非尼克斯的时候会经过纽约，如果你有空的话，很想来看看你。爱你的帕丝丽。”原来是表兄的女儿帕丝丽，算算她都二十出头了。我立刻回复说，随时欢迎。

帕丝丽来了，随后的几天，我陪她逛曼哈顿。累了，就坐在凳子上歇息，吃点美味的三明治。帕丝丽离开的时候，抓住我的手说：“玛丽·安，你就像是我的亲妈妈一样。”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话好，泪水湿润了眼眶。

最近，我跟一个朋友的女儿在她家的前廊里漫步的时候，她问我说：“您为何到现在还不结婚生子呀？”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跟她解释的，但我已经彻底领悟到了：做母亲，与其说是血缘上的延续，不如说是一种心境，与其说是养儿育女，不如说是奉献母爱。

城市屋檐下

自从来到学校，我的心就一直难以放下，总觉得该做些什么，却一直没有做，仿佛憋着一口气，想喘，却怎么也呼不出来。

同学说我最近又瘦了，我心里一紧，惟恐脸上不经意的表情泄露了心底的秘密……

昨天弟弟又来电话了，他是从哈尔滨的大街上打来的。他说，已经在大街上转了几天，走街串巷的却一直没有找到适合的地方。